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四三四號　原名：抗戰日報

社址：山西興縣

本報發行科啟事

由於我地區擴大，各類報紙份數激增，同時因物價上漲，每張成本時達三百元，而報價仍極低廉，所以虧累甚巨。為支援前線，節省開支，請各地讀者將閱後報紙除留藏機關必留少部份數外，其餘均請收交當地發行機關，交郵局寄回本科，郵費由本科支付。

四月二十日

收購牙刷原料啟事

本部為提倡土產抵制外貨，擬自造牙刷，特在碛口新華商行、臨縣同昌號、興縣同豐號各商店收購：白馬尾每兩五千元　羊腿骨每付（四支）五千元　騾腿骨每付（四支）七千五百元　舊牙刷把每個一百五十元　當面收款，零整出售均表歡迎。

晉綏軍區後勤部

忻縣某村得地農民　組織翻身游擊隊
保衛土地搶耕搶種
三天內澆地三千畝，播種二百畝

（新華社晉綏門二十日電）忻縣邊緣區某村複查土地勝利後，獲地農民組織翻身游擊隊保衛春耕。在三月十八日閻軍侵佔奇村後，該村距敵人極近，正在進行複查土地的幹部羣衆，白天游擊，黑夜轉移，很快將果實分配給一千七百多貧苦農民。在農會「拿起武器保衛土地」的號召下，得地農民紛紛組織起來。[illegible]查得地六畝，他領頭起步槍說：「誰再想把我踩下去，沒有別的，我就是拿槍對他！」六十四歲老個農張立耶也當了翻身游擊隊員。一次發生戰鬥，翻身游擊隊在縣區幹部指揮下，掩護全村數千人帶着所有牲畜大車和米及分配果實價值元以上的鬥爭果實，全部安全轉移，使閻軍撲空。在春耕開始時，該村由村公所、農會和民兵組成統一指揮部，實行勞武結合搶耕搶種，採取羣衆自願組成十多個水利組及耕地組，村幹部領導六十多人及三十頭牲畜耕地下種，在「快耕快種，不荒一畝地」的口號下，變工互助，先給抗屬及游擊隊員耕作。按畝實民主評定分數計工折工錢記賬，三天內，即澆地三千畝，播種二百畝。為早日搶耕完畢，縣會已派出專人出外增購耕畜，現已買回牛四頭、毛驢十三頭，與該村聯防之隔村，亦調劑牲畜。翻身游擊隊每天在村外埋設地雷，放流動哨警戒，掩護羣衆耕種。他們向敵主動戰鬥數次，有一次擊潰閻軍「愛鄉團」三十餘人的進犯，拘捕特務壞人廿餘人。十五日敵人向該村發砲擾亂，但羣衆仍照常春耕。（希嵐）

神池達木河等村
教育幹部整頓抗勤

（神池訊）處於平魯至義井及五寨間的四區達木河、莊窩等村抗勤工作曾非常混亂。達木河行政村，一次十五付担架，九十個老鄉（每村六名）抬至離該村五十里之土棚村，因沒人更換，一直抬了四天，影響羣衆生產和情緒極大。又羊房、柳溝、達木河、金土崖四村張希勝等十六頭毛驢，一直轉運了十幾天，還未回來。老鄉說：「捉住的死不放，走了的也不管。」因此有的半路偷跑了，而傷員們為了趕路，走到莊窩村把一個老鄉往地裏送糞的毛驢，順手趕上，未經過村幹部。抗勤缺乏統一組織，混亂現象就多了。村幹部中熱心的還負責任，如達木河主任李樹明、代表李忠九天中沒給自家做一點營生，民兵王占鰲、鄧國兵也忙了三四天，甚至有時飯都顧不上吃；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些幹部反乘機偷閑，對抗勤不負責。為了克服上述現象，區幹部協同行政村幹部，於四月八日召開各自然村幹部會，從思想上進行教育，說明對羣衆負責、對軍隊負責及支援前線的重要性，並強調幹部的積極作用，又大家負責的精神，從組織上明確分工，確定自衛隊分、小隊長，抗勤分、小隊長，輪流值日，在抗勤期間，欠的勤務，做到公平合理，現各村正在進行整理中。（苗玉田）

離石馬家村羣衆
清算地主富農逃避的抗勤工
決定全村按富力負担抗勤

（離石訊）五寨馬家村地主富農逃避抗勤，小隊長以上的幹部也不敢抗勤，因此全村一百三十戶服抗勤的只有五十餘人，大部集中在貧苦羣衆身上，富農郭明春，因兒子在「賀中」學習，說是「抗屬」即不服抗勤。最近該村羣衆清算地主富農逃避的抗勤工，羣衆會上，貧農牛運生反駁地主富農逃避抗勤時說：「你們不是裝窮，不在年齡，就是說腿咬了你們的腿，你們說你們[illegible]，不值錢僱不起人，難道我牛運生一身一口吃了早上沒晚上，我連個火柱簽錄都沒有，我就能抬起嘴了支援前線是大家的事，軍隊打仗又不是只保護我一個人！」經過羣衆評善與醞釀，清算出六家地主富農欠工五十八個，賠償羣衆二百斤小米。會上又決定幹部民兵都服抗勤，[illegible]全村共攤出一百二十一人服抗勤。羣衆並討論決定今後按富力服抗勤，克服單按勞力的不合理的現象。地主富農二十三家佔五十二分，中農四十二人佔四十一分，貧農五十七人佔四十二分。大會並民主選出中農郭之明、傅正周來負責正副分隊長。大家都說：這下可簡好嘍！（張龍）

河曲韓昌溝
貧苦抗屬困難解決
紛紛勸子歸隊

（河曲訊）六區韓昌溝行政村，過去未重視優抗工作。如韓昌清自然村高常元參軍後，只丟下一個小妹妹和八垧地，幾年來無人照管，土地荒蕪了，他小妹妹沒吃沒穿，大[illegible]。因此，[illegible]向幹部[illegible]，在[illegible]時，別參[illegible]，[illegible]解決貧苦抗屬困難。[illegible]區幹部與民兵組織進行訪問，有甚麼困難，就解決甚麼困難。如張二祿他包耕十四垧地，就給他耕了，還給他二十餘擔肥料；周占良有牲口沒人力，就專門給他撥工；[illegible]在成隊牲口，就給他半條牛；[illegible]限中全村十戶貧苦抗烈屬，得到了十石五斗貸糧、二十[illegible]。石貴抗來、十八斤棉花，麻布六百斤，又給他們調劑了六畝河灘地。抗屬問題解決後，就動員了歸隊，[illegible]到兩石貸糧和一百斤麻，[illegible]就引着兒子到中隊，[illegible]子回來探家，就促他早日歸隊，其他抗屬也正在動員兒子歸隊。（劉耀邦、王鎮邦）

靜樂縣府
賠償群衆差驢損失

（靜樂訊）我軍某部四月九日路過福道村，要下羣衆的毛驢，途中三頭被敵機射死。驢主約為貧苦農民，縣府經區上報告後，當即賠償驢主毛驢三頭，使他們能進行春耕。驢主劉三後、劉金寶等三人甚為感動。這些毛驢被古交敵人搶去，四月五日我軍解放古交時才奪回來，交還原主。（霍瓶仁）

大同民兵武工隊
一個月殲敵四十二

（大同縣訊）（通訊）我各區武工隊民兵配合地方部隊，積極襲擊閻匪軍。二月二十七日某區民兵，在大隊長高湖俊同志領導下，配合地方部隊[illegible]

[illegible]，夜襲距口七里之店上村，擊斃敵人[illegible]隊長，[illegible]手榴彈[illegible]，[illegible]即俘偽[illegible]四名。三月六日，我[illegible]敵人到[illegible]村搶[illegible]，民兵武工隊[illegible]，即趕去打擊，[illegible]五人逃到[illegible]村。我俘敵一名，[illegible]被捕去[illegible]。

淇縣東北大戰勝利結束
我殲俘蔣軍一萬三千
乘勝追擊收復濬滑淇三縣城

（新華社豫北前線二十日急電）淇縣東北大戰已於十八日下午四時，以蔣軍兩個旅的覆滅勝利結束。此次蔣軍以六十六師兩個旅、二十七師之四十九旅（即第二快速縱隊）、四十師一個團，四十七師一二七旅之一個團，共計五個旅兵力，於十四日由淇縣道口之線犯，並以三十二師全部兩個旅，從其右翼滑縣白寺鎮由一鎮西犯，圖解湯陰之圍。劉伯承所部人民解放軍乃於十六日夜（前線為十五日夜）出擊，將敵包圍於淇縣東北道口以北地區，激戰至十八日，首將四十九旅（第二快速縱隊）旅長李守正、副旅長（姓名待查）及團長以下五千餘人全部殲滅，蔣軍全線動搖。解放軍乘勝又殲滅六十六師一九九旅之五九六團全部、四十七師一二七旅三七九團全部及四十師三一六團一部，殘敵不支，狼狽向滑縣潰竄，人民解放軍遂乘勝於十九日晨收復滑縣城。固守湯陰之偽孫殿英部，已成甕中之鱉。經初步查明，此次共俘蔣軍旅長李守正以下九千餘人，斃四千餘人，俘獲極多，正清查中。

（新華社豫北前線二十日急電）豫北劉伯承將軍在淇縣東北地區殲滅蔣軍兩個旅後，蔣軍殘餘部隊狼狽潰退到衛河東岸的濬縣、滑縣、道口等地，豫北人民解放軍立即乘勝追擊，於十九日晨收復滑縣城，當天接着又收復濬縣及道口鎮。我軍另一部在同時間，沿平漢路南下，逼近汲縣城，將軍聞風逃竄，淇縣城亦為我軍收復。

短論
豫北大勝

捷報傳來，劉伯承將軍所部人民解放軍，在豫北又取得了鄭州的勝利，殲滅了蔣介石把他們的內戰炮灰——全部機械化的[illegible]內。

豫北我軍從上月二十五日起，在平漢路[illegible]開了自衛反擊，到本月[illegible]攻佔[illegible]縣，殲敵一萬五千[illegible]，本得不[illegible]，[illegible]挽回這「戰場的頹勢」，[illegible]一向是在運動戰中，[illegible]以實際[illegible]，給敵人佈下了[illegible]，於七日主動從洪縣撤出，[illegible]兩個主力旅，就恰恰在[illegible]。

現在，豫北我軍乘勝[illegible]法保住的濬、滑、淇三縣[illegible]。我們相信，豫北人民解放[illegible]好消息傳來。「存人失地，[illegible]」我們保存我們的有生力量，[illegible]地，我們一定會收復[illegible]犯，愈深入，他的失敗也一定會愈大愈慘重！

傅顏受警官
抓丁賣兵供揮霍

（大同訊）（通訊）傅顏[illegible]交警七大隊十六中隊士兵[illegible]，去年十二月五日，由陽高[illegible]，[illegible]高某地搶奪[illegible]，我[illegible]人被[illegible]，[illegible]價格[illegible]，[illegible]三十六[illegible]，[illegible]去三十名，[illegible]地[illegible]，[illegible]故區。（宋宗周）

大同四道溝煤窯鬥毆案處理錯誤
擴幹會決定澈底糾正

（大同訊）五區四道溝煤窯窯主馬雄，僱用地痞流氓多人，毆打窯工，激起群眾公憤，釀成鬥毆；事後該區區長張鏞失掉階級立場，竟將群眾代表捆押禁閉，給窯主撐腰包庇，助長了地痞惡霸毆打群眾的氣焰。經縣擴幹會檢討後，決定糾正，賠償群眾損失。事實經過如下：

窯主欲斷千家炊　群眾代表遭毆打

窯主馬雄是寨子村地主，兼放高利貸，去年三月被群眾清算後，懷恨在心，今年初破壞該村煤窯習慣，向馱炭的窯戶收煤價，每馱炭要一斤，並以每石白洋一元之代價，僱用地痞霍達、王振剛（兩人曾當過土匪）「李般子」等三人負責強行勒索，並且分頭對付各村群眾。因此，使該地人民燒炭遭到嚴重困難，一致要求取消。二月三日郭家莊村群眾公推該村民兵分隊長霍撫等十餘人前往交涉，要求取消此種額外剝削，交炭照價格。但窯主和狗腿子霍達等竟蠻橫的謾罵說：「不出錢，你們一兩炭也別想拿走。」代表問：「要收價錢是誰的公事？」王振剛粗暴的說：「我們幾個人就是公事。」站在一旁的狗腿子王雙虎也大罵說：「誰不出錢，誰就抗撥起來！」雙方於是爭吵起來。霍時干拾鐵拿出「威尺」先打霍瑞，群眾為保護自己的代表，一擁將霍達等圍住打傷，馬雄和王振剛、李般子拿石頭打了群眾中的楊振文和楊振幫，也被群眾反擊受傷。

張區長失掉立場　竟捆綁群眾代表

事情發生後，分隊長霍撫等三人，當即前往該區公所，報告事情經過，請求政府處理。不料張區長不但不支持群眾這一正義的鬥爭，而且不問事情原委；竟以「打架受傷」的舊法律觀點，當將代表霍撫、霍生發等三人捆起，送縣村，一個禁閉，又將另二個群眾代表捆起。窯主馬雄等聽到這個消息後，乘機向郭家莊村群眾作政，用擔架把受傷的人抬到郭家莊，叫群眾包管受傷，並提出很多苛刻條件，群眾看見區長不與群眾作主，祗得以每窯十二五錢，白洋二十三元買下紙煙二十五盒、水煙七包子、大烟三錢送給他們吃了。又出白洋十二元請醫接骨醫生給接住胳膊，此外洗傷、送飯、賠情抵款，又由李玉、與原、郭丘年等三人出面「調停」，出要賠償白洋三百二十元，並雇用機子毛驢將馬雄等三人送回煤窯。群眾共花去白洋三百八十餘元，還賠償騎驢的霍文明兩人賣去毛驢兩頭，影響了今年生產。

推翻以前處理辦法　着窯主賠償群眾損失

此次縣擴幹會上，討論區長將此事件的發生、經過和處理的辦法報告後，大家一致認為區長在處理此事件時，完全失掉了人民立場，經討論後，決定澈底糾正，並提出重新處理辦法如下：（一）推翻前處理辦法，一切招待、賠償、醫傷等費用，全部由窯主退還群眾。因此事出賣的毛驢，應回歸原賣主。（二）窯主所出碎炭繳納炭價，一律退還。（三）窯主應向群眾賠情道歉。（四）馬雄、霍達、王振剛等三人應受政府法律處分。（撥青、鳳銘）

張區長失掉立場　竟捆綁群眾代表

離石五、六區

把貧農當成二流子　貸款貸給了富有者

縣幹部檢討後已下鄉糾正

（離石訊）縣級幹部會討論檢討貸款工作，發現在六區幹部，沒弄清什麼樣的人才是真正的二流子，把稍有一些二流子習氣的都當二流子看待，不貸給貸款。結果大部貸款都集中貸給了中農，貧苦群眾反而沒得到。五六區大小東川磯石山，是離石最貧瘠地區，經敵人八年摧殘，又遭荒旱，農民生活極困難，有餓死人的危險（縣干決定將全縣所干石貸款的一半，集中貸給這兩個區）。同時還撥救濟糧，吃糧撥水，搞生產，當地群眾情緒受到影響，生產受到顯著。貧苦群眾吃不起，即以喫大烟支持，所以不多抵制，但極以勞動生產。如下王營莊全村八十五戶，吸烟喝吃的有七十一人，四莊頭全村十二戶就有七戶吃大烟的。在貸款工作中貸款下作的幹部，認為他們都是二流子，都沒有貸給。彭崖居二十餘戶人家，其中十餘戶有烟癖，沒貸到貸款，得到的只有四五戶中農，甚至地主劉顯成也貸到一石二斗米。立見背村全村十三石貸款，除中農自報需要的貸款，還用不完，自報五斗的幹部給加成六七斗。另一種偏向是發放貸款時，只從表面上看生產如何，然後再看貧富，不去深追有些貧苦農民生產不好的原因。馬家村楊候人，地無一壟，在本村無法生活，經常在外村打忙工，也沒給貸款。研究後，這些地區，如果把有二流子習氣的都當作二流子，不給貸款，貧苦群眾不但不能恢復生產而且還免不了要餓死人。會上決定：要把有二流子習氣的人和真正的二流子嚴格分開，首先從階級觀點上識別，看他的出身歷史，與生產的毛病根源，如果本身貧苦，一貫以勞動生產，因病喝成大烟的，不能當成二流子，仍要給他貸款，並在生產中幫助改造。但對遊手好閒、吃喝嫖賭，無固定職業的真正二流子，仍堅決不貸給。對貧苦農民的生產情況，也要從詳細調查。檢查後，區幹部分赴下鄉，各區幹部檢討糾正，收回發放不當的貸款，貸給真正貧苦的農民。（劉紹武）

機關耕地歸還農民

八分區供給處

（八分區訊）八分區供給處在總結生產經驗時決定將半年來開闢的生熟荒地六百九十五垧，原租過亡地主的上坪地一百五十畝，及坡地一百四十二畝，全部歸還賀家灣、梁家內村政村貧苦農民耕種。這些地都是去年開墾的。村長說：「頂鉄隊羊場和新地，不上糞也長三年好莊稼。」此外又將牛年生產下的三頭大犍牛，都賠價貼給復員軍人郝米說、張官保等三人，價格比市價少四分之一。（賀寄按）

（選三條牛，應無代價的送給貧苦抗屬，從事農業的復員軍人，幫助他們生產翻身）。（馬德成、王鴻緒）

神府六區七百垧公地分給農民

（神府訊）六區將公地七百一十五垧（內水地六垧），分給四十九戶雇工、佃農、貧苦抗屬，三十二戶抗屬、復員軍人，十一戶貧苦農民和二十一戶無家無地的移民。在人多地少的條件下，分得土地的農民連他們原有土地，每人均地四垧半。貧苦抗屬劉如羊，分到一孔窰、五垧地，一家三口人的住處和土地問題都解決了。現在分到土地的貧苦群眾，又得到一部份貸款，正積極從事生產。（劉國凱）

缺甚幫甚　解決抗屬困難

山陰源牛坡村

（山陰訊）五區源牛坡村，召開抗屬座談會，十九戶抗屬中，有七戶缺少種籽，三戶缺少肥料，八戶缺少耕牛。村主任韓興高首先拿出穀籽一斗五升、山藥籽一百斤，代耕種十五畝。本村教員也拿出麵籽二斗，山藥一百斤、代耕地十五畝。群眾共自動拿出麵籽四百斤，石七斗五升（大石），山藥籽四百七十斤，糞九十馱，代耕地一百六十七畝。（賈占魁）

辦喜事

△臨縣十區劉家塔劉許兒，十六歲戰士，從小傭工，五歲的時候，和陽高拾家女兒訂婚，四一年入伍，四二年高拾家起不良之意，將女兒偷嫁給喬家。去年群眾即給他提出此事，叫社回歸，許兒也寫信請假回來，政府給了保證戰士回鄉，已於三月二十六日將高治女兒領回來，群眾給他送來禮品，並助白麵小米等，於三十日正式結婚。（雷勝、汝儉）

△離石下茂同志、任縣長云成同志為復員軍人成家，主任村為助，中給分了水地二、坪地三畝、山地六畝、窰洞一孔。

辭同志又給介紹一女子「嬌嬌」和高就佐快人，就介紹結婚。結婚時全村成一對夫婦了。（王效宗）

△保德三區楊河[illegible]，四分水地、一孔石窰和一部傢具。之後，村長與霍紫又介紹與二蘭結婚，和他五十四家說賀。石樹金復員軍人孫振發，地和了婚。老孫說的好：「口也合不住，這同群眾致謝。」（張志成）

讀者來信

嚴格實行撥糧手續

編者同志：

交城三區米家莊撥站保管人員任雄等，故意紊亂撥糧手續，不實行上級規定之「撥糧證」制度，濫行支付，押條又不保存證件，並私和某些個人勾結，從中貪汚。三月底任雄與某部一管理員以高低米價，共同貪汚了小米四百五十斤——經據盤核任雄等三人，將發分賬回自家，被查出來。貪汚糧食已全部追收，並寫信通知某部隊政府同志也作了反省，今後定要嚴格執行撥手續撥糧制度。我想這種經驗，值得各地注意。

馮瑞、張廷貴

對興縣招待所的意見

編輯同志：

四月十四日我住在嵐縣寨子村招待所，除收糧票外，另收五百元火錢；廿二日住在興縣招待所，每頓七斤半價十斤。我們供給制度每日發菜金二百元，付一天的火錢，就得兩天半的菜金。招待所應由全村供給柴炭，不應向住宿軍政人員要火錢。至於十斤草要給七斤半草，那就更不對。希望上述兩招待所注意。

郭和軒

列寧怎樣重視黨報發行工作

列寧對黨報工作的每個具體過程，都非常認真負責的關心。他不僅重視編輯、撰稿，而且更重視發行工作。他說：「更重要的不僅是使報紙編輯得很好，而且更要廣泛的和正確的分發出去，使讀者能按時得到報紙，充分的利用報紙，和善於利用報紙。」因此他對那些不能正確的分配報紙，非常憤慨，而停留在各報紙發行中心的報紙，有許多不能到達群眾中去。

在發行工作上，他特別注意報紙的張貼工作，他首先要求給農民閱讀和圖書館作張貼用的報紙，用價格低廉的辦法，把報紙傳到工農群眾中去。

他號召每個工人通訊員和鄉村通訊員，都要注意報紙的發行工作，給以實際的協助。他對那些有成績的發行工作者，給以很高的評價。他說：「在鄉村散佈報紙工作中，郵局的郵政工作已經有了相當的改進了。」由這點看來，力量最多的發行工作，正和我們一樣與黨報發行工作有了密切的結合。

當報紙發出去後，他更關心報紙的作用問題，也就是組織讀者問題。他對當時不注意組織讀報工作的人們，也給了一定的批評。他說：「在利用報紙方面是作得極不充分的，常常有很多的情形，在某一工廠中，每一個工人都訂閱了報紙，但讀報的人卻很少，工作宿舍內並沒有組織讀報的工作，作為張貼報紙的工作，也不參加工作。」他又提出了寶貴的具體意見。他說：「保存報紙的工作，也作得不好，在保存有報紙的地方，卻沒有去利用，沒有按照一種閱讀的材料。對於報紙必須按照自己的需要定一個目錄，對按月裝訂工作報紙再加上目錄的一個目錄，就可把報紙變成極其有趣的參考材料和閱讀材料。」列寧常說：「我們還不善於來利用我們已有的那一點東西，我們要學習更完善的來利用報紙。」

列寧對那些不負責任的代辦所，提出了嚴正的批評。他說：「例如在三四年前組織有過這樣的情形，他們在郵局內附設一個什麼代辦所，不管為了什麼代辦所而設，它是收了代辦所來作的，這種代辦所錯誤的工作，結果弄得群眾也得不到它所訂閱的報紙。」

雖然這是列寧在二三十年前對黨報發行工作提出的意見，但同樣的也很切合於我們的實際情況，恰好可以作為我們今天黨報發行工作的明確方針——要求：清楚、迅速、準確、起作用。我們可以根據這些個要求，檢查和計劃我們的黨報發行工作。要注意把黨報廣泛的發行到廣大工農群眾中去，很好的注意組織群眾閱讀工作，和報紙的張貼工作。這一點我們作的是非常不夠的，列寧那時的郵局工作，對黨報發行有很大貢獻，今後我們的郵局工作者們更應繼續努力，發揮他更大的作用。把報紙及時送給讀者，不要積壓。

各地通訊員同志們，要響應列寧的號召，好好注意黨報發行工作，作一個作出一個模範。這一點我們各地通訊員同志們很少去注意，而且有些地方同志忽視了黨報發行工作。在前線、在後方、在部隊中、民夫中，都要更廣泛的利用報紙去進行宣傳教育和群眾組織工作。

黨報發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必須大家一齊動手去作才行。我們學習列寧重視黨報工作的精神，要把黨報的全部工作作好，而不是孤立的作好了那一點。希望同志們以新的黨報工作觀點，去把發行工作在進行的愛國自衛戰爭，使報紙更好的為戰爭服務，爭取勝利。（轉自山東大眾日報）

陝甘寧各界集會祝捷

王副司令員指出 我們有把握把敵人消滅在邊區

（新華社西北二十日電）陝甘寧邊區黨政軍各界數千人，十八日於陝北某地集會，慶祝此次瓦窰堡以南殲滅胡軍一三五旅之大捷，附近二十餘里之羣衆，亦趕來參加。會場滿佈標語「一切爲着前線的勝利！」「多打勝仗，活捉胡宗南！」「把進攻邊區的敵人徹底消滅在邊區！」等紅綠標語。邊區聯防司令部王副司令員維舟於會中指出：「繼青化砭勝利之後僅二十天的羊馬河大捷，充分證明我們有十二分的把握，把蔣胡軍消滅在邊區。來勢兇兇之胡軍，已不敢再行偷巧戰術，只能集中七八個旅，擠在山頭上，戰戰兢兢的滾來滾去。「一個月中，我們消滅胡軍二萬多人，並且在敵人集中七八個旅滾動中，圍困挖掉它一大塊，加以殲滅，而在五里以內之敵人，均不敢增援。這就說明，敵人在一月來，其士氣急劇低落，也說明我西北人民解放軍戰術之精明與士氣之高漲。」王副司令員稱：「胡宗南現已捉襟見肘，而我同蒲路人民解放軍，又已經猛擊胡宗南在山西的老巢，直接威脅胡軍後路，胡宗南賀蔭的陰謀已經戰開了，我們邊區軍民一定不讓胡宗南逃出邊區。」中共西北中央局習副政委長力如，指出邊區軍民在十年和平突然轉入戰時的初期，確有若干困難，而凡今後還會遇到若干困難，但一月以來，各地游擊戰已普遍開展，人民中各種戰爭動員與生產的結合亦已日趨緊密，因此，只要我們再接再厲，繼續奮戰下去，一定能克服困難，消滅胡宗南，解放賣國賊蔣介石賣國集團。大會一致決議，致信向前綫指戰員致敬。當大會結束時，正傳來晉察冀人民解放軍解放井陘、獲鹿兩城，在石家莊外圍包圍蔣軍三千，以及晉冀魯豫人民解放軍在洪洞東北殲滅蔣軍第三快速縱隊等捷報，立時全場歡聲雷動，歌聲與歡笑，使整個山野沸騰起來。

勝芳一週保衛戰

冀中我軍殲敵一千八

我已轉至市郊待機殲敵

（新華社冀中十九日電）勝芳保衛戰自八日至十四日歷時一週，冀中人民解放軍殲滅進犯蔣軍一千八百餘名後，即主動撤離市區。據冀中軍區公報稱：自八日起，我人民解放軍先後於勝芳外圍柳莊、信安等地，予進犯軍以猛擊。十三日起，進犯軍在九十四軍軍長牟延芳指揮下，猛烈進犯，並由冀東調來五十一旅，由渤海調一五七旅，由容城調五十三軍一一六師等部，晝夜趕來增援。我軍於兩度予敵重創後，十四日即轉至市郊，待機殲敵。此役，計共斃俘蔣軍一千八百餘，繳獲機槍十一挺、步槍二百八十餘支。蔣軍以如許代價，僅獲空城一座。

堅持遼東敵後我軍

殲敵八百五十

（新華社東北十九日電）軍息：遼東民主聯軍堅持遼吉遼寧後方之三分區主力部隊，又以神速的動作，擊潰進犯之蔣軍暫二師二旅七師各一部改編之第七團，殲敵八百五十餘。十四日下午，該部出擊，暨陰陞至猴石鎭（東豐四衛五十華里）一帶，即遭民主聯軍奮力阻擊，戰至翌日十十時，即將其完全擊潰，並擊潰自西安來援之敵。是役，共斃傷蔣軍營長以下二百餘，生俘四百五十餘，繳獲輕重機槍二十一挺、衝鋒槍三十支、步槍二百五十餘支、電台三部及其他軍用器材。

（新華社東北十九日電）沿吉綫中段清原東十八里之南山城子蔣軍重要據點，於十五日爲遼東民主聯軍攻克。戰鬥兩小時，[illegible]

斃傷蔣偽保安隊四十餘名，生俘八十餘。

他們在轉變中

——記放下武器的蔣胡軍官兵

一般被解放的胡宗南軍官兵們，平常在胡宗南長期欺騙教育影響下，都以爲被俘後一定要殺頭，但當他們一接觸到人民解放軍，許多的懷疑和顧慮立即就拋棄了，有些看到優待俘虜的標語就放心了。曾在關中戰鬥時放下武器的三六八團副營長說：「一放下武器，害怕時，結果有人來和我握手，我便驚喜極了。」三十一旅長趙世才說：「被俘來到專署，經負責人一解釋，就打消了懷疑。我們一塊被俘的有七十多人，連一個也沒有開小差。」三六八團排長徐佩卿被俘時很恐懼，直到聽我某旅首長講大政策後，才了解死不掉。有一個團一時糊塗開了小差的兵排長趙正水，有一跑卅幾十里路後就悔悟了，他想：「人家對自己那麼好，我們卻要開小差？」於是他越跑越發動，加上山路不熟，翻一下子滾下崖來，後來索性在大路上走起來，等着再捉回去，後來他果然被捉了回來，他想「這次完了」，結果由於他坦白認錯，並沒有處罰他，依然讓他回到原來的連上去，他深深感激的說：「這次沒有生命危險，真是萬想不到。」

許多被解放的官兵，都對我某某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徐佩卿在柵莊戰役中，親自看見該旅戰鬥力的強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說：「國民黨最好的軍隊，實際上也比不起某某旅。」他表示將來很希望到該旅去工作，不管他什麼都願意。四一八旅孔鄰奇說：「某某旅說話態度都謙和，對待人像朋友一樣。」他們對人民解放軍的戰術，戰鬥勇敢，消息靈通，特別是士氣旺盛和軍民關係，讚不絕口。鄒萬水排長說：「一班架線沒有人押着，誰一個也不跑。」「到那上，就有人送開水，年輕的女人們見了軍隊也不躲避。」孔鄰奇說：「在那邊，老百姓向軍隊隨便講話，在外邊，老百姓就躲避。」他們把自己切身經驗，兩邊一比，知道相差太遠了。

趙世才營長在路上曾問過十五個老百姓，其中十四個滿口讚成八路軍，只有一個說他負擔重些，原來那是一個有二十孔窰洞的財主。另外他發現給解放區做事永遠有保證，他看到招待處的醫官是個跛子，受優待，有傷員，他說：「假如是在國民黨區，五官不全，換職不完。其實他也不值得對自己幹部如此，[illegible]們之中特務長[illegible]一個馬騎。」[illegible]，少活十年，[illegible]家都是活[illegible]這邊軍民合作[illegible]姓的牛吃了，當時[illegible]的士兵想什麼[illegible]求工作，幹什麼[illegible]統計，約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要求參加工作，而早在戰場上，已有百分之九十的士兵參加解放軍作戰了。

胡宗南陷入延安泥坑

不是被撤職就是戰死被俘

就俘蔣軍副旅長談陝北戰局

（新華社西北前綫二十日電）「胡宗南已陷在延安的泥坑裏，不是戰死，便是被撤職被俘。」這是侯馬戰鬥中被俘的蔣軍三十師二十七旅副旅長王書忱對記者談陝北戰局觀感的結語。王曾隨胡宗南進攻陝北，熟悉胡軍內情，他肯定的說：「胡宗南軍進攻延安，確如延安總部發言人所說，是軍事冒險，無法克服的危機。蔣胡圖以攻延安提高士氣，其他地方則是空虛，據說洛陽本人從許昌至靈寶一路，除洛陽有一個三十八師師部，還有工兵第三團的一個營外，無其他正規部隊防守。」王氏最後說：「胡宗南陷入了泥坑，他進退不得，因爲蔣介石不能讓他撤出延安，即使立即引起蔣介石統治的崩潰，還就確定了胡宗南不是因戰爭失利被撤職，便是打死在延安，或者當俘虜。」王的話突然一轉說：「不過蔣介石胡宗南不論失敗到怎樣，總是宣傳勝利的，宣傳幾天，中央社就說：『已收復八路軍潰竄呀』。但如去年二十七旅八十一團八月下旬換防，宗河時，打了五六個營百餘，旅州時，敵數一百，五十餘人，又找到[illegible]三百餘步，[illegible]」王氏忽然大笑起來，他說：「這些停止的勝利消息，再沒有人信了。」

蔣軍坦克衝到那裏

我們砲就打到那裏

（新華社豫北前綫十九日電）記者報導劉伯承將軍所部在安陽以南痛擊蔣軍坦克部隊的情況稱：十日，[illegible]王凱仲指揮五六兩旅之衆，以快速第二縱隊爲先導，猛撲宜溝，圖解三號守衛宜溝之團。劉伯承將軍某部二、六兩團分別在[illegible]以南陣地，敵人首先以密集火力向我陣地猛烈轟擊，敵人兩個步兵在十輛坦克和裝甲車掩護下，慢慢前進。先頭的兩輛坦克已接近我軍陣地，五個組長以火力封鎖，待其接近，即以手榴彈集中投擲，一輛坦克被擊毀，翻入溝內。此時，坦克擁軍戰法，三輛坦克便成爲孤立無援，越過我軍工事，突入我軍陣地。我軍戰士馬上搶成新的工事，密切配合坦克行動。此時，我砲兵配合轉組猛烈轟擊坦克，坦克轉向射擊，兩發打到坦克翼，終將坦克擊毀。在同一時間，敵人右翼約一營兵力，在坦克掩護下，向我某部六號陣地進攻，被我沉着射擊，至下午，擊毀坦克三輛，繳獲一輛，斃傷敵六百餘人，將敵全部擊退。敵人進攻慘敗，潰退一下就跑到淇河以南，共計六十餘里。

就俘蔣軍團長自供

進犯敵充滿恐懼

（新華社陝北前綫廿日電）在[illegible]的前綫某地，記者會見了四月十四日在瓦窰堡南羊馬河一帶被俘之蔣軍一三五旅四零五團團長陳簡修。陳係國民黨中央軍官訓練班第一期畢業，入伍已十二年的中校團長，他在談話時，以掩飾的口氣形容他們進攻的艱苦，他說：「當我們奉命向前推進到李家川時，和自己的接應部隊相距只有幾里路，然而他們卻站在一邊看我們挨打。「我們向東進攻邊區，不只遇到吃的住的困難，同時只要發現前面山頭上有一兩個民兵，我們就害怕，我們就不得不換數好多步驟在山頭上。」

（新華社西北前綫廿日電）本月十四日在瓦窰堡南放下武器之蔣軍一三五旅高級軍官代旅長麥宗禹、旅參謀主任朱國舒、四零五團長及副團長、團參謀長等軍官百餘人，已於十七日自前線轉某地休息，日內即可安抵目的地。在上述軍官中，今又查出該旅政治部副主任王文之亦已生俘。

蔣軍坦克十大怕

我們打它信心高

（新華社豫北前綫十七日電）劉伯承將軍前綫某部，自創造「坦克十大怕」歌，戰士們打坦克的勇氣和信心大大提高。歌詞：一怕天黑看不見，二怕天熱出大汗，三怕溝深跳不過，四怕步兵被切斷，五怕地雷腳下炸，六怕炮彈炸，七怕燃火燒，八怕火箭彈，九怕戰防槍，十怕戰防砲，手榴彈來了也心跳，烏煙擊來不能動，更怕爬上英雄漢，只有挨打難脫逃。

（新華社豫北前綫十七日電）豫北前線人民解放軍某部創造戰鬥動員新方法，士氣與戰鬥力不斷提高。該部在動員時，對過各部隊先舉例，提出當前的任務，號召大家想辦法，出主意，努力創造更光榮的戰功。「四旗」部隊提出發揚該部「范家坡」戰鬥及「王家峪」「劉家坡」攻堅作戰的優良傳統，以戰士的親身經歷，來啟發他們的自尊心與自信心，大大提高了戰鬥士氣。「四縱」部隊動員打坦克時，號召戰士們發揚白晉鐵路戰鬥的光榮傳統，俘擄兩個活坦克，三連全體戰士充滿信心，都響亮的報名打坦克，並討論了許多打坦克的方法，節省了戰士對坦克的恐懼心理，乃完全消除。

侵佔延安胡軍的暴行

和日本強盜一模一樣

（新華社西北二十日電）據延安出來的人談，胡軍進入延安的情況，與日寇無異，[illegible]禁賣，均須[illegible]」檢查。致外旅遊，[illegible]遷址，[illegible]無問題者，市政府登記證，認爲合[illegible]仍不准自由[illegible]須替胡軍做差役，晚[illegible]佳，男人一律住在南門外南關，女人[illegible]外門大砭溝，並抽出一部份[illegible]

萊蕪戰役蔣俘中

又查出一名少將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七日電）[illegible]人民解放軍[illegible]俘蔣軍將官[illegible]中央訓練[illegible]長及前[illegible]從李仙洲[illegible]師參謀[illegible]長等[illegible]南京。

翻身靠群衆堅決鬥地主

——康高流的覺悟——

治民

瓦塘村有個僱工漢，名叫康高流，民國二十年他向本村地主康虎山借了一塊白洋，人家押了他六件子衣服，他也付過不少利息，可是總還不清賬，這六件子衣服，一直裝在地主的箱子裏，成了地主的了。

四五年減租時，農會的人勸高流回贖那六件子衣服，把它折成米買幾塊地。地主康虎山聽到這個消息，便對高流說：「好「叔叔」哩，人家如今都惹謂我，你也「吵」起我來了？你那六件子衣裳，這會只留下兩件子，其餘日本人掃蕩時丟的丟，穿的穿了；我的地總要賣呀，咱們減租運動過去，我可有一塊好水地哩，賣給你，賣人家一石，賣你五斗，你暫且不要提這回事，咱「叔姪」們以後再說。」康高流滿心歡喜，真以爲減租以後那一塊「好水地」滿有把握搞到手了。所以別人勸他去和地主算賬，他總是不答睬。

減租過去，上面的幹部也走了，康高流到地主家問候那一塊「好水地」的事情，地主康虎山變了臉，不認賬了，說：「減租過去了，我的飢荒（減租減下東西）來也問啦，地我自己做呀，不賣了。至於你的衣服，我不是說過，只留下兩件子了，其餘「沒有」啦，我不給你了。」一席話，說得高流沒可奈何，垂頭喪氣的回去了。可是也好，經這次吃虧，他滿腦迷夢也沖散了。

這次土地改革中，啓發大家對過去沒有解決或解決不徹底的問題，都提出解決，在農會小組會上，康高流首先提出他的那六件子衣服問題。他說：「咱過去叫人家地主哄了，後悔得有口沒說處。這次我可一定要和他康虎山清算哩。」

在三月十五號瓦塘村群衆大會上，康高流提出他的問題，揭露了地主的陰謀鬼計和流氓手段，群衆都說：「地主的口是「蜜飴飴」，心是辣角角」，心比蝎子的尾巴蛇的牙還毒。」清算結果，康高流算回一石五斗穀來，氣也消了，東西也拿出來了。他見人就笑眯眯的說：「還是要靠咱群衆哩，再也不瞎地主們的密口願了。」

高渾大民兵戰鬥隊的故事

——洪趙通訊——（一續）

吳鋼

（六）「黑虎掏心」

如日本人，勾子軍初來時照樣，蔣胡軍到來之初，反革命謠言的大器在散，黨情緒上，掀起了一個波動，起先，也確實有許多人存在着恐懼心理，一蔣家軍到究怎樣呢？」我們把沙和他交過手。」許多人都懷疑思慮。

頂當渾身上下以美式穿戴，美式武裝的叔才軍隊，看樣子個個也「威武」，但沒過幾天，這一切却被高鄉大的英勇行動所揭穿了：原來是隻紙老虎。

爲了開展一個廣泛的高鄉大殲敵運動，區上召開了一個擴幹會，全區幹部、民兵都來參加，個個當高鄉大所創造的生動故事，吸取其他們的殲敵經驗。下面便是高鄉大在會上所講的：

「……我拿着一枝步槍，掩蔽在槐樹邊旁的一個高壠上，旗下蔣軍一隊一隊向北走，沿前兩大隊的尾巴溜去，後面三個掉隊的到來的中間，一大個掉隊的蔣軍一步一坑插的過來。我由壠上跳下，搶口逼住他們的胸膛：「繳槍不殺，舉起手來！」……來了個黑虎掏心，俘虜了三個蔣軍。」

（七）活捉個章上有花的蔣胡軍

「在南王的小堆裏，我爬着等了兩天，三個蔣胡軍過來時，我怒的鼓起喊「站住！」那三個撒腿便跑，我照定一個領章上有花的一一把直撑，看着他手一揚，我趕緊爬下，「轟！」一個炸彈在前面十來遠處炸了，當他冒煙裏我又追，隨着他的一聲一聲，來不及臥下背後十來處又「轟」地一聲，「捉不住這個鴉娃子，誰能不姓高哩！」我狠着更加勁追趕，看着看着只離十來步遠，他猛向我舉起手榴彈，我臥下，他却沒有擲出，我利用我臥下的機會他又跑遠了，第二次又追到他跟前了又來了這一手，我可氣炸哎！瞄準他的腦袋扣動機頭，那傢伙的「嘴」又用手換了換嘴好，第三顆炸彈向我飛來，我說在一個開着牆外，好險！炸彈在裏面響了，：他再也沒處可鑽，跑進一個只有供口的園子裏，在牆角坎後他咕咚頭我跪下，顫顫悠悠嘛來似的，臉上的汗珠直往下流，嘴上掛了彩流着血：「怕哩……怕……行個好，饒了我吧……家裏有八十歲的老媽……」我恨不得一槍打死他，可鄉有甚麼作：一八路軍優待俘虜，你悄甚呢？起來，走！」

（八）打了敵人一耳光

「上紀落的讓一橋哈們破壞了，「復仇一隊又修起來，我們決定給他們點顏色看。一天晉皆我們三個人到那橋上，可巧兩個蔣軍也嘻嘻哈哈地在橋上散步，「你們是幹甚麼的？」我問。」兩個都說：「這橋是我們修的。」一我說：「怎麼你們就隨便走來走去？」就這樣吵起架，我過去給實實的打了一耳光，他一手護住臉向我隊長，另一個見我們人多拉着他向我們賠「禮」，「走，見團長去，有講理的地方哩！」我問他：「去尹，報告去，你前邊走我後面跟，不要被上圈長的虎皮，我可不服他。」」

後來聽說團長天黑便集合起復仇隊，喂罵鄉對後腦上挨了一頓，護罰着跪了半夜，第二天就趕出外村住。」

（九）打死「復仇隊」

「天漲麻明我們五個人就打扮起「便衣」的樣子，帶上向×鎮借來的加拿大式步槍和我們的×步中正式步槍，我趕拂曉到了慶洪洞一整的官莊橋：敵人便衣時常來此遭害群衆。」

「太陽剛冒山，南面來了兩個穿呢子軍的官，個子上的金星打閃，後面還跟了個動偽兵呢，聽見一個說：「還早呢，怕不敢走吧！」「那部份？」「復仇隊的，你們那部份？」「師部便衣隊，你們上那裏了？」「到趙城去。路上沒人，怕不敢走吧？」「不怕！我們有槍，一個跟上走吧。」糟糕！我由繃子裏一甩來，原來是抓過我的那個閻尹客！！復仇隊的書記，他一見我，眉眼忽然地一變，扭頭就跑。「繳槍！」一枝手槍錚槍放倒兩個，王文通端起槍，只一槍那叫也呀的一叫，掛了彩，倒了。

（十）讓敵人打死敵人

「趙城敵人出動了二百多，向南到前街村，洪洞也出來一個營向北到了南王。是要夾擊我們敬們隊十一個人，一分散兩北打，幽靈一響，迅速轉移到辛村集合」——轉行這個計劃，我們南北兩頭開了火「吧咯吧咯」的步槍聲，後面機槍也瘋狂的亂叫起來，十幾分鐘後，一群除轟隊」的大炮聲也怒吼了……

一戰鬥隊到辛村全部會合後的十幾分鐘槍彈聲還仍舊響成一片。晚上，群衆給我們報來信，寫着下面的字：「敵人自己打死了自己十來個人，打傷多少等偵察後再報告，天晨就撤退了。……」



地主惡霸現形記

放債廣告

「本人有白洋無數，爐堅生光，潔白如雪，一無殘壞之款，二無損錢之弊，八當十，五分利，二十塊錢當一畝地，有願借者，勿失良機。」

這是趙城地主惡霸，前在閻錫山軍隊裏，當過多年團長的郭輔唐，寫在學校黑板上的放債廣告。從這個廣告上，我們可以看出他殘酷的剝削情形：「八當十」是地主預收利的剝削方式，如借約上寫十元，預收二元付，實際只借去八元，但要按十元算賬。「二十塊錢當一畝地」是用放債剝奪農民土地的一種方式，農民因利息還不起賬時，地主就折地，當時一畝地能賣六十元左右。

這個地主惡霸和軍閥，在趙城二區一帶胡作非爲，橫行霸道，人人切齒，早在抗戰當中，已被群衆公審處死了。（中寧琳）

害死兄弟，奪了煤窰

楊說喜，楊德喜是親弟兄倆，民國十二年在宜滿寨後頭，一溜披零下四座煤窰，一個人兩座，哥哥楊說喜的兩座窰在底下，是「入風」，兄弟楊德喜的在上面，是「出風」。因爲楊說喜是一個惡人，兄弟楊德喜倒比較平和一些，所以挖煤窰的工人都願意到楊德喜的窰上，就是窮人也喜歡去找楊德喜。因此，楊說喜心裏就忌恨他兄弟。

臨年四月間，正是刮風的季節，有一天楊說喜到自己底下面的窰裏，將煤點着了，楊說喜心裏打算：『自己的窰是「入風」不礙事，煤煙逼進兄弟的窰裏，保管「嗆」他叫「炭」氣，窰也幹不成了。』誰知「如意算盤」沒打成，四座窰還加上別人兩座，共六座窰全給火「燒」着了。

但心毒的楊說喜並沒有死心，過了幾天，請「窰倒」並拉上兄弟作陪，又喝燒酒，又吃豬肉，楊說喜又借了兩架「扇車」準備改窰，楊說喜提出下窰去看看，楊德喜同意了，就領着三個人頭窰進去。最後楊說喜也去了。但前頭進窰去的四個人，全悶死在窰裏了，只有楊說喜還『保個』在門口上，不久就活了轉來。

楊德喜死了，楊德喜的兩座煤窰由楊說喜「經管」，一年後，楊德喜的婆姨另嫁了人，把小兒子也帶了過去。

楊說喜就這樣霸光了四座煤窰，又用高利貸租等剝削方式，擴充了三百畝好地，四小院，三盤騾子，一匹馬，三個牛，成了宜滿寨第一家地主。

製肥料的兩種辦法

燒柴灰：將地邊、堰、坡的圪針柴及荒煤割下來，放在地裏，一層柴，一層土疊起來，築十來層都可，用火燒着，變成焦土灰，每担可抵牛糞喪四担。每垧地十十担，可多打穀食三大升，每人每天可砍柴燒焦土灰二十担，就能多打穀食六大升，此燒土灰，尤以種莜麥蕎麥爲適宜。

刮荒皮：靠近地的荒坡荒墳，用钁頭刮有二寸深，將刮起的荒皮，上在地裏，每担可抵一担毛糞勁大。

（臨縣東關底老農何吉林談，健治、也平記）



讀者服務

瘋狗咬傷後的治法

許蘇爾

病的來源

此病是犬類在春季最多流行的急性傳染病，又在貓、牛、馬、驢、羊、豬等家畜，狼、狐狸等野獸中，也可發生此病。

此病毒素於動物之唾液（口水），血液、腦髓、脊髓等組織中時刻多量的存在，唯病原菌至今尚未發現。

處置法

（一）預防之第一要當辦法，立即打死瘋狗及已瘋的家畜。

（二）瘋狗咬傷時，立刻用口吸出或用手擠出大量的血液，（能完全吸出及擠出毒素才妥當）。

（三）立即用帶子（或繩、腰帶、褲帶）繫住受傷肢體的上端（緊縛），自己在未能完全吸出毒素或處置之前不准自行解開）。用小刀割去狗咬之牙痕跡，最好把傷口周圍統統割掉。

（四）若附近有醫院速進醫院醫治。

西藥治法

將咬傷處用腐蝕劑如苛性加里（老百姓可用燒鹼）的濃石鹼水，硫酸等腐蝕。或將創口用過酸化水素（雙氧水），是蜜柑（橘子，沒有時可到中藥鋪買橘皮），檸檬、酸醋多次進行洗滌。

中藥治法

（一）艾灸：初咬時立刻用口吸出毒血，用自己的小便洗淨傷口，用艾乾（搓的艾絨）百壯艾絨灸過。（灸完爲止）然後將創口用一上氣散一調敷扶危，次日再灸三五百次，直度與初灸時同，一服「扶危散」一，若嚴後血片堵塞尿道中，可再服一塊珀癸玉散」通利之。（一方皆附後）本人見所：所謂「扶危散」一對腎臟有高度刺激性，其中之主藥斑蝥是腎臟的劇烈的毒劑，由小便排出的血塊，因係破壞腎臟泌尿機構引起，但古醫以爲是瘋狗病之驗方之一，流傳甚廣，望採用者注意研究此事。）

（二）拔火罐：用砂燒酒壺陶器（或用砂鍋）內盛多半壺酒，先用一壺在火上烤熱，立傾其內酒即按在咬破傷口上，拔出黑血水（水滿僅自落）再以瓷瓶拔吸。以盡爲度。（按此法在剛咬時，僅帶來解除前施用較妥當，日子多了無效）。

「玉真散」白芷、南星、白附子、天麻、羌活、防風各一兩，共同研細，唾津（即唾液）調成濃膏，敷創口上。

「扶危散」一斑蝥（去頭足翅）七個，用糯米炒黄（按其斑蝥用之，火咬已經七天則七個，十天用十個，餘類推），滑石（水飛）一兩，雄黃一錢，麝香二分，共研細末，每服一錢，溫酒調下，米湯亦可。

「琥珀散」一琥珀八分，做一滑石六兩，甘草一兩，共研細末，每服三錢，燈心煎湯調下。（以上摘錄古本醫宗金鑑卷七十五等刊）